

反對派搞「政變」向港人宣戰 倒打一耙欲蓋彌彰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特區政府依法對四名宣誓不莊重的立法會議員提出司法覆核，反對派誣衊特首梁振英是「搞政變，向香港人宣戰」。而實際上，反對派才是圖謀搞「政變」，向港人宣戰。第一，在10月12日的立法會就職宣誓中，近半數反對派議員不莊重、不真誠宣誓，甚至宣揚「明獨」和「暗獨」；第二，10月26日，反對派議員以「人鏈」形式「護送」梁、游強闖議事堂，癱瘓立法會，為「港獨」保駕護航；第三，反對派聲稱抗議政府對四人提出司法覆核，真正目的是再掀「倒梁」惡浪，為選委搶位造勢，以影響和控制明年3月特首選舉，實現反對派「亂港奪權」的禍心，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政變」企圖。反對派卻倒打一耙，欲蓋彌彰，行徑可恥。

高院受理政府就劉小麗、姚松炎、羅冠聰及梁國雄宣誓提出的司法覆核，並排期至下周四開庭處理。26個反對派議員計劃本週六舉行集會，聲稱抗議政府針對四人提出司法覆核，誣衊特首梁振英意圖推翻9月立法會選舉的結果，是「搞政變，向香港人宣戰」云云。

實際上，在10月12日的立法會就職宣誓中，近半數反對派議員，包括「本土自決」或「港獨」分子，均在宣誓時舉黃傘、撕道具、擊鼓、拉布，宣誓變宣「獨」，恍若「港獨政變」，向港人和全國人民宣戰。

半數反對派議員不真誠宣誓

其中，游蕙禎、梁頌恆宣誓時展示「港獨」橫額，公然以「支那」及粗言辱罵辱族，向港人及全球華人宣戰；劉小麗宣誓時高呼「自決自強」，以「龜速」讀出誓詞，更稱是為了彰顯誓詞的虛妄；姚松炎宣誓時加料「爭取真普選」，向全國人大挑戰；梁國雄手攔「結束一黨專政」黃傘進行宣誓，高呼「撤銷人大『8·31』決議、人民自主自決」，又撕破全國人大「8·31」政改決

議的文本；羅冠聰宣誓前叫囂「我絕不會效忠於殘殺人民政權」，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字時以問號語調讀出，等同與國家為敵，最後又叫囂「民主自決，抗爭到底」。

此外，還有朱凱迪宣誓時大叫「民主自決，暴政必亡」，鄭松泰宣誓時叫囂「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張超雄宣誓時撕毀「8·31決定」，陳志全宣誓時高呼「我要真普選」等口號，邵家臻宣誓時大叫「雨傘運動，敗而不潰，對抗極權」，黃碧雲宣誓時叫囂撤回「8·31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表明，除了公然煽動「港獨」和「建國」，「散佈香港民族自決之類的主張，本質上也是『港獨』」。

反對派倒打一耙欲蓋彌彰

10月26日，反對派議員為譴辱國播「獨」的搞事分子堂而皇之進入立法會，強行「護送」梁游二人進入立法會會議廳，並大鬧會議。反對派刻意癱瘓議會，縱容游梁辱罵國族和宣揚「港獨」，這也稱得上是一次「港獨政變」。

反對派周六集會，正值選委會選舉前夕，一方面是要聲援遭入稟覆核的議員，另一方面是再掀「倒梁」惡浪，為選委會的反對派候選人造勢。反對派會召集人

涂謹申指，政府是衝着9月立法會選舉結果而來，希望推翻當時選舉結果，云云。被司法覆核的「香港眾志」羅冠聰則指，政府舉動不關乎國族大義、民族情懷、國家統一等問題，而是一個政治企圖。

涂謹申的陰謀論本末倒置，因為從來無人控制或強迫劉姚梁羅發誓。四人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詞不一致的誓詞，以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本已屬於拒絕宣誓，所作宣誓無效，四人就要面對司法覆核，應當承擔責任，即喪失就任相應公職的資格，這完全是咎由自取。羅冠聰則是賊喊捉賊、欲蓋彌彰。羅冠聰的宣誓是否合憲合法，是否與國家為敵和宣揚「暗獨」，他應該心知肚明，他企圖混淆是非、轉移視線，完全是徒勞的。

在本屆政府餘下的半年多時間裡，反對派再掀「倒梁」惡浪，用心險惡，目的是嚴重影響甚至企圖癱瘓本屆政府在剩餘任期內施政，這樣「港獨」才能有繼續生存發展的空間，才能影響和控制選舉委員會選舉和明年3月行政長官選舉，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實現「港獨」的春秋大夢。這是不折不扣的搞「政變」企圖。反對派搞「政變」卻倒打一耙，欲蓋彌彰，行徑可恥。



楊莉珊

優化整體城市規劃 確保香港持續發展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本周立法會有議員動議一項議案，促請政府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和相關的城市規劃指引，以回應市民對優化社區生活環境的訴求。我提出修正案，強調政府應優化長遠綜合城市規劃，落實全面及平衡的產業政策，增加工商業用地和基建配套，檢討及優化公眾諮詢制度，並改善及簡化規劃程序和執行機制。這項修正案最後獲得直選和功能團體兩部分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而通過。

我之所以動議修正案，主要希望從更長遠、更全面的整體角度探討這個課題。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準則》的主旨、作用及其局限。《準則》列明政府釐定各類土地用途和設施選址的準則，並提供指引，釐定各類發展的規模、密度和所需的配套設施，不但影響到土地及財政資源的分配，而且關乎對未來發展的規劃，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準則》旨在提供一些基本指引，往往以量化的形式，為一些設施訂明上下限的要求，技術性較強，未能充分反映本港社會對不同政策範疇之間的資源分配，各項規劃的輕重緩急，以及各類土地用途和基建配套的權衡取捨。例如，《準則》未能發揮前瞻性的功能，為配合產業政策而增加對工商業用地的規劃，其局限性是相當明顯的，而這種局限性無疑是源自本港多年來缺乏妥善的長遠規劃。

香港過去由於欠缺妥善基建規劃，工程業界深受其害，「一時做死、一時餓死」。本人於2013年10月動議議案，促請特區政府訂制長遠基建規劃，議案在無修訂下通過，顯示大多數議員認同該議題的重要性。我認為，香港現時處於全球化競爭激烈的環境，內部又出現人

口增長放緩及漸趨老化，新一代亦極需向上流動的機遇，無論對外或對內均面臨重大挑戰。

規劃必須兼顧人口經濟民生發展

因此，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制訂長遠的綜合城市規劃。這絕不應限於增加若干項基建項目，而是應限於本港未來二三十年的發展需要，制訂關乎人口政策、城市發展、土地規劃、房屋供應、產業政策、綠色基建、交通物流、人才培育、優質生活等內容的整體規劃，審時度勢，有序地推動落實大、中、小型工程，令新一代有更好的發展機遇，以確保可持續發展。

長遠的綜合城市規劃亦必須配合人口變化的趨勢，兼顧經濟民生發展的整體性。即使政府求地若渴要盡快增加房屋供應，也要確保在短、中、長期的經濟發展之間，以及在不同的土地用途之間尋求平衡，更要顧及不同的政策目標的落實，既要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又要落實全面及平衡的產業政策，增加工商業用地和基建配套，也要有周詳的交通網絡和社區發展規劃，設法增加各類經濟活動，為新發展區的居民提供就業機會，以應付短、中、長期的不同發展需要。

上一輪關於全港發展策略的檢討是在2007年完成，規劃署在2015年已着手《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更新研究工作，並且取得初步成果，於今年10月底開展為期六個月的公眾參與。《香港2030+》旨在為香港跨越2030年的整體空間規劃、土地和基建發展探討策略和可行方案，並且把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以可持續發展為總目標。政府提出三大元素，即「規

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及「創造容量以達至可持續發展」。計劃包括規劃足夠土地和空間，以推動經濟領域多元化及優質就業，支持創新科技與合作，加強交通基建配套設施，以及為老化社會採用「長者友善」式規劃等等。在長遠規劃中納入這些元素，回應了社會各界的期望，是值得肯定的。這些元素相應也適用於對《準則》和相關的城市規劃指引進行更新，以收相輔相成之效。

廣納不同意見 助規劃有效落實

相關《準則》和城市規劃指引只用作一般參考，不具法定約束力。對於有建議要賦予該等準則和指引法定地位，使之成為當局處理規劃申請時必須遵守的要求，我和業界人士都有保留，因為這會削弱政府進行規劃的彈性。例如，要視乎個別發展項目在整體規劃中的優先次序，不同政策範疇及相應的資源分配等因素，進行權衡取捨，以及避免不必要地增加業界的合規成本。同時，《準則》不宜事無巨細都作硬性的規定，應考慮不同社區的需要，避免一刀切。

此外，特區政府必須因應香港不斷變化的社會政治環境，檢討並優化現有的公眾諮詢機制，改善及簡化城市規劃的程序和執行機制，在規劃階段盡量吸納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以免在項目開展之後，才因拆遷、環評、成本效益等等問題，備受種種爭議的困擾，影響各項發展規劃的有效落實。



盧偉國

讀官方文件須除「有色眼鏡」方能準確了解中國

周全浩 香港能源經濟學會會長、資深金融評論員

根據筆者的經驗，不論研究任何一個國家，皆需閱讀其官方文件、統計數據和評論等，讀者不需盡信，但必需看。然而，目下不少西方論者，跟隨西方思想及學說的學者，不大看中國官方文獻及刊物，如此對於了解中國並無幫助。

例如，中央政府所頒佈的「五年計劃」，極具指導性及參考價值。因為「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為國家各大範疇定下發展目標及策略，涉及經濟、基建、能源、科技、教育及文化事業等等，反映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大方向。

「五年計劃」具指導作用

自上世紀80年代，即由六五計劃(1980年-1984年)開始，中國基本上按本子辦事。以能源行業為例，筆者研究中國的能源政策及產業逾30年，閱畢各個五年計劃，發覺其後的年份之實際發展，與五年計劃所定下的目標相近。事實證明，「五年計劃」具前瞻性及指導作用，而非侃侃之談。

試想中國是13億人口的大國，「五年計劃」涉及長遠及龐大規劃，不可能輕易轉軌。地方政府擬定年度計劃時，以此作為藍本，然後制訂地方政策，加以配合實踐整體目標，所以「五年計劃」代表了國家未來數年的發展大方向。

此一文件乃公開資料，在網上或圖書館皆可找到。若有讀者不信上述分析，可翻閱「六五」以後各個五年計劃，驗證一下其後五年的實際情況，是否基本上按計劃發展。這番工作將十分有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西方國家一直猜忌中國的崛起，透過傳媒全面唱淡中國經濟，專門誇大中國社會的陰暗面，明顯別有用心。西方國家利用控制國際期刊的審稿，來箝制大學講師的思想。潛移默化下，大部分大學教授皆崇尚西方思想，通常不會或不敢發表與西方主流思想背馳的言論。此等情況在香港、日本、新加坡或內地皆有出現。

又有人認為，中國政府欠缺透明度，官方統計數字誇大失實，並不可信。平心而論，世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數字都不會完全公開，例如美國中情局及其他間諜或隱閉軍事行動的開支，皆為政府敏感資料，一般不會和盤托出。無疑內地部分地方官員為求誇大政績，有時會虛報統計數字，領導人如溫家寶及李克強皆曾公開批評。但既然中央政府沒有掌握相對準確的數字，過去30多年，怎能作有效的規劃？又如何創造出過去30多年的經濟奇跡？

人民幣貶值屬正常調整

綜上所述，過去歷史證明，若要準確及全面地研究中國，必需翻閱官方文件及評論，並保持獨立頭腦作客觀分析，不應戴有色眼鏡，或受外人的演繹及思維所影響，否則很容易錯判形勢。

茲舉兩例說明。近日部分西方論者認為，人民幣將長期貶值，觸發資金大量外逃。但人民幣自匯改後已飆升了3成，如今只回落1成多，只屬幣值的正常調整，不似是長期貶值的開始。很多財金的領導人皆指出，人民幣不會長期貶值，但很多人就是不信，只信西方的說法。

又如，人民日報早前刊登了「權威人士」的採訪，指中國未來數年經濟年均增長約為6.5%，形成「L型經濟」。不少西方論者隨即高唱，中國經濟失速，快將硬著陸。但中國保持年均增長率達6.5%，在國際間是非常高速，任何一個地方經過多年超高速增长，其後都會放緩，可見中國經濟前景絕不悲觀。硬著陸之說，不知從何說起？

英美「世代紛爭」對香港的啟示

陳恒鑌 立法會議員

當我們相信世上的天鵝都是白色的時候，往往就會有一隻黑色的，無聲無息地出現在眼簾底下，動搖着大家固有的概念。英國又在保守黨的博奕下「脫歐」，美國狂人特朗普晉升總統大位，黑天鵝就猶如經歷着新一場進化論，蛻變成一匹又一匹的「黑馬」。青山依舊，夕陽在看，歷史的更迭往往在於人心思變。不過，在論述英美的種種變化，就先弄清誰是牛鬼，誰是蛇神，讓所謂的「世代之爭」得到更好的闡述。

事實上，現時英美兩國所存在的問題，在於年輕人與上一輩，對社會環境變遷的看法有不能逾越的鴻溝。先說英國的「脫歐」，不難發現超過7成的青年傾向「留歐」，而6成的老年人卻堅持與歐盟分手。年輕人擔心「脫歐」會失去歐洲的市場及就業機會，並於全球化潮流中遭到邊緣化，更指責老一輩只顧享用國家所賦予的福利，卻不考慮下一代將承擔沉重的代價。甚至在公投前夕，倫敦街頭出現一批青年呼籲老年放棄投票，顯然英國的「代際問題」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另一邊廂，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大選，其造成的社會分化亦不遑多讓。東西兩岸的年輕州份屬意民主黨執政，中部各州卻執意選擇特朗普。無他，亦是另一場的「世代之爭」。已到中老年的白人選民，擔心全球化使他們失去工作或機會，希望來一場「河水不犯井水」的改革，反對美國繼續再進行全球化的發展。加州的大學生卻對特朗普的種族歧視言論及沙文主義主張感到憤怒，由街頭抗爭轉變為獨立運動，誓要維護美國賴以強大的核心價值——種族共融精神，示威浪潮席捲全美25個城市。

全球化的理念是美國人首先提出的。時值一戰過後，美國威爾遜總統在自由主義的啟發下，提出成立一個超越國家的「國際聯盟」；美國經濟學家拿殊提出博奕論均衡點的概念，進一步開拓全球化過程中的協商機制；及至近代，日裔美籍學者福山亦汲取美國自由主義的神髓，寫過《歷史的終結》一書，預示世界政體



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只會繼續融合，沒有後退的必要和可能，年輕人更應該多認識祖國。

的結局，推動國際間不同領域的合作。不過，當歷史走到今天，英美戰後嬰兒潮的群體，竟然想走「反全球化」的道路，而一批在當代節育概念盛行下出生的年輕人，則希望擁抱國際潮流的大勢所趨。只可惜，戰後嬰兒潮一代仗仗人多的優勢，年輕人的意見被按壓下去，形成所謂的「世代之爭」。

回看我們香港，當然亦有「代際之間」的矛盾，但性質恰恰相反。時下部分年輕人提出「時代革命」，是一種排外的怨怒，拒絕與外來者融合或與世界接洽。英美的年輕人時時為新移民爭取更平等的待遇，香港某些年輕人卻畫地為牢、故步自封。

不過，歷史告訴我們，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只會繼續融合，沒有後退的必要和可能。假若香港少數年輕人的「時代革命」逆襲成功，相信香港損失的，不僅是兩地融合的機遇，更是全球化思想中的平等自由，而這正是時下香港

「右翼青年」所渴求的，但他們實際行動又反其道而行。

有時我想，本港青年也許欠缺與其他地區群眾接觸的機會，令他們產生反潮流的行徑。香港堪稱「國際大都會」，也因此而帶來的各種便利，許多港人不需要穿州過省、離開家門，就可輕易接觸到世界，但也因此種「文化優勢」，反而使我們身處劣勢而又難以察覺，導致某些香港人對外來者的認識，不如外來者認識我們，不禁令人唏噓。

我相信特朗普在選舉時的狂妄之詞，會在社會運作的實際限制下回歸理性，而事實發展的確如此。至於英國人，也在尋求方法減低「脫歐」所帶來的影響，試圖保持「脫歐」前的一切狀態。故此，香港作為全球一員，難道真有需要「自成一國」，擺脫融合的趨勢嗎？

我想，鼓吹「本土」的青年，也許有一種「向生而死」的美麗誤會吧。

期待施政報告完善勞福政策

顏汶羽 九龍社團聯會副秘書長、觀塘區議員

在九龍社團聯會的調查中，檢討強積金成為青年最關注的勞工議題。青年作為投身社會的新鮮人，對自己的未來作出規畫是理所當然，而強積金計劃作為政府最重要的退休保障制度，有必要作出定期性的檢討及加強在推行上的監管。

自政府於2000年推出強積金計劃以來，社會上的聲音好壞參半。而強積金所涉及的投資風險與對沖機制更一直成為社會所討論的議題。因此，我們期望在來年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政府能就強積金的問題作出清晰的表態，有必要多聆聽及諮詢青年人的意見，以確保其福利受惠及不同人士。在現時勞工福利的問題上，制定標準工時是青年較重視的議題。因此，我們建議政府與標準工時委員會互相配合，繼續探討其可行性以及推行的利弊，以回應市民的廣泛訴求。

此外，在退休保障的問題上，我們認為除了現行的強積金制度外，或可加設由政府、僱主、僱員三方共同承擔的退休保障方案。此方案不但能令勞工得到多一份保障外，政府及僱主方的壓力亦相對減低。